刚才最后一响

□顾俊文

1970年,村里家家户户安装了简易扬声器,乡亲们都叫它纸喇叭,每天早晚各两个钟头的广播时间。别看这个纸喇叭不起眼,乡亲们每天可以从里面听到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,还有本省本县的广播。我还从上面学会了京剧样板戏的不少唱段。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,纸喇叭是我的最爱。

纸喇叭还有报时功能,5个长声后跟着一个短声,随后播音员的声音传来:刚才最后一响,是北京时间几点整。当时我上小学六年级,每周两节作文课,教语文的老师业务能力很强,一再强调写作文语句要精炼,不要啰里啰嗦也不要重复。有一天,我忽然觉得纸喇叭报时"刚才最后一响"的"刚才"二字有点别扭。这还用着你说吗?谁不知道它是最后一响呀!我突发奇想,不妨给有关部门去个信,建议去掉"刚才"二字。我怕拿不准,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语文老师。语文老师很支持我,说这个建议很有道理,"刚才"二字确实没必要。老师还说,不管人家是否采纳这个建议,你只管提就是。我的建议首先被父母亲否定,说你一个小孩子知道啥!你才上了几天学就敢给人家提建议?弄不好揪你个错连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几句话把我唬住了,赶紧打消了提建议的念头。

过了些日子,语文老师问我建议报上去了没有。我摇了摇头。怎么回事?老师问。我说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老师听了也摇摇头说,能有什么麻烦?有了麻烦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。听老师如此一说,我又鼓起了提建议的勇气,当晚就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,建议去掉"刚才"二字。老师看了看信,提起笔改了几个字,装到信封里,贴上邮票,让我交给邮递员。

转眼到了1971年,纸喇叭报时还是"刚才最后一响"。父母亲对我说,说你还不信,人家能听你的?你说改就改?然而,我始终觉得自己的建议没有错。当时语文老师已经调到外地,我给他去信说这件事情。老师说,你是正确的,我永远支持你。是不是你的信人家没有收到?老师的提醒使我当了真,说不定邮递员把信弄丢了。我又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封信,这次内容略有不同,进一步建议把"最后一响"也取消,只剩北京时间几点几点即可。写好信,我步行40里山路,亲自把信送到县邮局,看着邮局的人把信装上邮车才回家。

然而,又是好几年过去了,纸喇叭里报时仍然是"刚才最后一响"。我彻底泄气了,就又给语文老师去信。奇怪的是,一向支持我的老师这次居然没有回信。没有了老师的支持,我再也没有勇气写信了。

几十年后,有一天晚上我到同学家做客,偶尔打开他家的收音机,正好听到了报时。五长一短的声音过后,那个久违的声音说:北京时间20点整。天呐!没有了"刚才最后一响",我高兴地差点跳起来。同学见我这般举动也懵了,说报个时间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?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。同学说你也真够执着的,但我推测,人家改动并不是因为你的建议。这点我当然懂得,但不管怎么说,总算是改成了我曾经建议的样子,同样可喜可贺。

前段时间我去看望90岁高龄的语文老师,再次提到这件事情。老师说,后来没给你回信,是因为我相信你会坚持下去的,用不着再鼓励你。记住,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,正确的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
童年的油渣

□王雪薇

挂着年代标签的食物中,有些是用来忆苦的,比如红薯干、杂粮粥、窝窝头,而有的除了可以缅怀逝去的岁月,还能安抚舌尖上的味蕾,比如香到掉魂的油渣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老百姓家清汤寡水的饭桌上,油渣绝对是个稀罕物,只有重大节日或者家里有了什么高兴事才可以打一顿牙祭,一饱口福。

从市场买来一块猪板油,学着当年父亲的样子炼油渣。父亲是南方人,好摆弄吃食。猪板油切成方格本一样规整的四方块,和两三瓣八角一起放入铁锅,用小火煸,眼见油水从白玉般细腻的膏体中一点点溢出,先是干锅被滋润,渐渐水涨船高,油块漂起来,咕嘟出无数晶莹的气泡。锅铲不停地搅动,油粒越来越小,从乳白、淡黄直至浅褐色,此时,香气弥漫整个厨房,是沁人心脾的暖香。

父亲做这些的时候,只许我站在门边看,怕被飞油溅着。熬至七八分火候,父亲果断关火,待三四分钟后热油温度降下来,油渣外酥里嫩,恰到好处。

炼出的油俗称大油,倒进拴了绳子的黑瓦罐,冷却封口,放在橱柜顶层,能吃一两个月,炒菜、煮面挖上一块,便是见了荤腥。就是现在,我在炖鱼、烧茄子的时候还是习惯加一筷子猪油,发面的时候也放,蒸出的馒头不仅奶白,还有一种独特的甜腻,越嚼越香。

油渣撒上盐便成了诱饵,专钓小孩子肚里的馋虫,无论大人藏到哪里都能找到。记得有一天,隔壁的大楞、二楞给他小舅拎到院子里好一顿臭揍,原由就是偷吃了炖菜用的半碗油渣,害得全家人只能围着一盘清水煮白菜下饭。

接下来该母亲大显身手了。作为东北人,她擅长做面食,加上油渣可变换出种种花样:白菜油渣饺子、脂油饼、白萝卜油渣玉米团子、油渣炒剩饭等等。母亲最拿手的是酸菜油渣包子。门后大缸里捞出半颗渍得溜光水滑的酸菜,洗净切丝剁碎,包在屉布中拧干水分倒入大盆,然后加入剁碎的油渣、粉条以及葱花、姜末、盐、酱油、香油、甜面酱,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。半小时后,胖胖的油渣包子就出锅了,一口咬上去,酸菜浸着肉香,油渣透着酸爽,虽然透着特定年代的寒酸,却是千金难买的人间美味。

脂肪肝啤酒肚盛行的今天,人们争先恐后追求健康饮食,对含有脂肪和胆固醇的猪油避之不及。北京一位有名的中医认为,这是冤假错案!他说还是要返璞归真,中国"胃"以五谷为养,猪油与我们的饮食结构非常匹配,代谢快,不在体内留下污泥浊水,符合传统养生之道,只要不过量,有益无害。

闺蜜小群里有人发出召唤,在某街扫描到怀旧风"藕渣饺子"。走起!忽然来了灵感,吃馅干嘛老是萝卜白菜,穿衣出门,去买莲藕。

我家的老木箱子

□单秋荣

两个老木箱子勾起了我满满的回忆。70年代末,我和爱人作为双职工同在涞源东方机械厂工作,简称三线厂,我当时在厂行政科工作。

夏日的一天,行政科宣传栏里贴出一张通知:经厂领导研究,上报省工办批准,全厂每个职工都可以免费得到一个大木箱子,由厂木工车间加工制作完成,按车间顺序领取,生产一线的职工优先,行政科属于后勤岗位,只能等到最后。听到这个消息,职工们喜笑颜开,奔走相告。我家小孩高兴地又蹦又跳,掰着手指数着,盼着……

那时候正值物质匮乏时期,木材是国家调配物资,一般家庭没有什么家具,只有新婚夫妻才有几件时尚的家具。我家邻居是一个准新郎,他利用休息时间,翻山越岭到大山里的农户家买来木材,然后利用业余时间边琢磨边干,只见他一会儿锯、一会儿刨,一板三眼,又砍又凿很是在行,为自己的小家制作新婚家具。一件件像模像样的家具出现在大家面前,令人羡慕不已。

那天,几个同事帮忙把两个木箱子抬到了我家,每个长92厘米,宽55厘米,高47厘米,属于大揭盖木箱子。打开箱子,宽绰的箱内空间映入眼帘,平展展,光滑滑。我用抹布把箱子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后,将家里大人的衣物一件件折叠整齐放进一个箱子,又把孩子的衣物叠好装进另一个箱子。从此,我家告别了用纸箱子装衣物的历史。后来我爱人又仿照邻居的做法,利用废木料做了两个箱子架,由4条木腿支撑,长93厘米,宽厘米,高48厘米,前面由两扇玻璃对开门组成,再用好看的山水挂历画做门饰。箱子放在箱子架上,稳稳当当,既美观又实惠,堪称锦上添花。

40多年来,这两个木箱子随我走南闯北,搬回山区老家,又移到保定市区,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。经过岁月的洗礼,箱子表面已显斑驳陆离,样子古老呆板笨重,一副不招人待见的模样。一个箱子架的玻璃门在一次搬家时受损,镶进的挂历画也早已脱落,另一个箱子架的玻璃门贴画也褪去了艳丽色彩,虽然箱子架还在稳稳地支撑着,但往日的风光不再。几次迁居,家里增添了新颖漂亮的组合家具,女儿建议我放弃这些"老古董",我没舍得。我是个恋旧的人,箱子与我相处几十年,感情深着哩!

前日,我又擦拭了箱子后,孙女比比划划,又裁又剪,将薄薄的金黄色木纹纸贴在木箱子上,箱子架的玻璃门也换成漂亮的花朵贴画,箱子、箱子架旧貌换新颜,重放光彩。我称赞孙女的创意,开心的笑容挂在脸上。邻居大姐来我家串门,她抚摸着箱子,目不转睛地端详着,感觉似曾相识。可能这些老箱子她家也曾经有过,虽然不同家庭有过不同的老家什,可每一件老箱子背后都有着独特的岁月痕迹,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和家庭故事,承载了那个年代的美好情怀和精神财富。